

悼世界和平之導師

顏曾微

凡爾賽和約簽定以後。國際狀況仍屬悲感不寧。美前總統威爾遜氏犧牲一切以期換得之國際聯盟約章。其效力異常薄弱。各國武裝之競備。不獨不因之減殺。且較戰前之擴充爲尤甚。於是未來大戰之疑慮。寢假而騰諸一般之口說。所謂歐洲大戰之真因。由於英、德、爭海上之霸權。其導線則爲巴爾幹問題。未來大戰之起因。必爲爭太平洋海上之霸權。其導線則爲遠東問題。哈定總統繼威爾遜執政。遂召集太平洋會議於華盛頓。以期解決軍備限制及遠東問題。即所以根本疏解太平洋之爭端。而爲世人所認爲世界和平之福音者也。

太平洋會議召集之動機。其原因亦至複雜。其第一因。即以國際聯盟。雖告成立。然俄、德、美、諸大國俱未加入。既不能有實際運用之效能。而限制各國海陸軍備之事。與歷來之空論無異。遠東方面。則因德國太平洋殖民地之喪失。均勢破壞。美、日、兩國之間。如對華問題。耶普島問題。西伯利亞撤兵問題。以及加里福尼移民問題等。在在足以引起兩國之糾紛。就事實之準備言。美國則議定海軍造艦案。日本則擴充八八艦隊案。凡此皆不能確保遠東未來之和平。且徒增長兩國之擔負。於是美議員波拉及包德等。提出召集國際大會建議限制海陸軍之議案。經兩院通過。授權政府依案進行。此一因也。第二。俄帝國瓦解以後。日本在西北大陸。已失其傳統的勁敵。故西伯利亞及滿、蒙、利益。日本對之儼

然有特殊之勢。且新俄一時未得各國承認。各國當然不復加以援助。然一任日本勢力之侵入西伯利亞。則又爲英、美諸國所認爲隱憂。故對日計。自不能不有協同之政策。且一方所謂中國之領土安全。門戶開放。及各國在華之利益均霑。復以日本佔有德屬海軍根據地之故。處處威生精神上之威脅。尤不得不期各國會議後成一共守之約。以免太平洋及遠東之和平。終失其保證。此又一因也。第三。即以英日同盟條約。適於是年爲第三次繼續屆滿之期。戰後因條約之對象。其意義業已消失。似此項盟約。已無再度更新之必要。惟英國以日本運動繼續甚力。允之。則對於美之外交將坐受拘束。不允。又恐見惡於舊同盟國家。故一方與日本磋商將舊約延長一年。一方則與美國磋商三國之共同協定。是美國先與英國有所議定。而後爲會議之進行。此又一因也。故綜合以上諸因。乃促成哈定總統保持太平洋和平之第一步。

然太平洋會議中。關於英、美、日、三國海軍條約第十九條。所謂「本約簽字時。關於砲台及海軍根據地之現狀。以後應各在屬地及占有區域內維持之。」之規定。其解釋範圍。本包括現有及將來所有。在其本部以外之一切島嶼而言。故其意味爲不得在上舉範圍以內。更有添設及擴充之防禦工作。此就美國之事實的表現。實感覺重大之困難。蓋美國艦隊在太平洋之惟一供給地。祇有檀香山各島。設一國戰艦。若離距供給地過遠。即將失其必然之功用。今美艦若離檀島在二千英里以外。則須坐受重大之危險。而根據條約。如菲律賓濱及關姆島。皆不能爲美艦之供給地。是日本當時要求加入此十九條之規定。因預伏深切之意義也。日本於華會開會以前。即已料定有限制海軍之舉。故在一九二〇年。即將布魯島及琉球羣島之砲台港灣先行秘密建築。而美國則以國會之不注意。對於關姆島等處海軍站之建築。毫未

加以進行。事後遂受條約之拘束。無異自縛其自衛權及遠東利益之保護權。則舍世界道義之力外。自不能不另求抗拒日本之道。英國亦鑒於此。故決計在新加坡造一強固之海軍港。以便集中其艦隊。業由其下院通過巨額之建築費。而新加坡則不在該約限制之內也。如是哈定總統遂有阿拉斯加之行。阿拉斯加臨於勃林海峽。其北部爲冰雪所蔽。無經濟上之價值可言。惟南部則爲煤及石油之富區。倘能開發。自可助美國太平洋沿岸之盛興。故美政府即於該地建造鐵路數百英里。欲以確定其政治上之地位。其間最足注意者。即阿拉斯拉所屬羣島中最遠之一島。距日本北海數島航行僅數小時可以直達。阿拉斯加沿岸之良港極多。既不在海軍條約限制之列。則此間若駐有美國艦隊。即能使日本戰艦不復敢遠離橫濱諸港。是哈定氏此行之意味。在指示美國人民。認識阿拉斯加之於美國在太平洋之地位。同時並欲予日本以充分之機會。使得同負太平洋上和平之使命。此爲哈定總統保持太平洋和平之第二步。

吾人對於人生衰落之觀感。比較薄弱。此不過就其一人一生事業之大者。約略舉一二端言之。要使一國爲政者知所以爲政之道。至吾國近數年來。因華府會議之關係。得保持其國際的地位之日進。世人固嘗以友誼之故。深致悲悼之詞矣。吾人則感於未來變遷之不可預測。以爲哈定之亡。與其僅自感於一國所係之興衰。毋寧爲世界之和平而一掬同情之淚耳。

(錄自顏旨微論評集)